

民國鄉村教育文獻叢編

22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資料叢刊

民國鄉村教育文獻叢編

22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第二十二冊

三十五年的回憶 古棣著 民國二十四年……………一

鄉村師範概要 古棣編著 商務印書館 民國二十五年……………二五九

三十五年的回憶

古棣著

民國二十四年

三十五年的回憶

古棣 著

民國二十四年

三十正平回謝

另圖二十四半

古詩書

卅五年的回憶

古樸自署



291090

民國二十三年

卅五年的回憶

古樸自述





五

卅五年的回憶目次

插圖 我的家庭合影·····	書前
一 回憶之前·····	一
二 幼年的悲歡·····	三
三 少年工讀·····	七
四 躡等升學·····	一七
五 鄉村小學教師的生活·····	二四
六 企圖深造·····	三三
七 下鄉運動·····	六一
八 政治革命的活動·····	七四
九 大學教授的功罪·····	八四

卅五年的回憶

二

十 師友的激勵·····	一二六
十一 由婚姻問題的苦悶到結婚·····	一三〇
十二 回憶之後·····	一四三
補白 十五年來致力鄉村運動的自檢(提綱)·····	二四八

卅五年的回憶

柏良古棣自述

一 回憶之前

宇宙間的生物，除非他沒有所謂記憶，不能回憶過去一切的情景；否則，從吃飯睡覺，以至建功立業，一經回憶，總有多少的意義。人類的記憶，雖未必至善，然賴有其他工具的幫助，而活動的範圍又極廣，所以往事的回憶，意義更加深長。本文之作，固不敢說有什麼深長的意義，但爲檢閱個人過去的生活，至少也可以使親戚朋友師長乃至社會人士明瞭『我之所以爲我』。

撰述本文的動機，起於去年（一九三三）八月間。當時因爲黃任之（炎培）先生寫了一封十紙長的信給我，詳述他個人生平之思想和言行，並且這樣的說：『……吾

很願和你做一個親密的朋友，由通訊而進於面談，要是你允許的話。……甚望先生也把你的思想和行爲的經過，很詳細地告訴我！……『那時我正在離開廣州國立中山大學，來到上海，由江問漁先生的介紹，在上海市地方協會和任之先生談了兩小時，略把我的思想和行爲的經過，大略說了一遍。這番談話，也可說很詳細，也可說很簡略；然無論如何，都不能使人明瞭『我之所以爲我』。事後，總想把自己的思想和行爲的經過，作一番更詳細的檢閱，卒因懶懈而不果。恰好今年（民國二十三年，公歷一九三四年）是卅五週歲，又是『自傳』風行的一年，從來不想過生日的我，居然也想到留一點紀念；因此，便想撰述一篇回憶，也許是比較有價值的紀念吧。

卅五年的時間，在人類進化二十萬年的歷史上，恐怕佔不到一個五，回憶起來，當然沒有什麼可述；即使勉強要說，也不過如『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』。然而在中國人短促的壽命，平均不過三十歲（見民廿二，十二，廿六，申報），我已經過了卅五年；卽照中國人所常說的：『人生七十古來稀』，我雖沒有完全達到，却也達到了一半

，又何嫌短呢？既不嫌短，那麼，我過去의思想和行爲，雖無大影響，無甚價值，而撰述成篇，留作一點紀念，也未嘗不可。本文之作，用意就在這點。

一一 幼年的悲歡

我是前清光緒二十五年，歲次己亥（公歷一八九九），陰歷二月二十一日亥時，誕生於廣東梅縣龍文堡滂溪村的，到今年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，恰好卅五週年。說起己亥年，正當是維新運動，戊戌政變的後一年；庚子拳亂，八國聯軍打進北京的前一年；也就是慈禧太后建立大阿哥（皇太子），準備實行廢立的那一年。所謂『戊戌政變』，『己亥建儲』，『庚子拳亂』，『辛丑和約』，正是一貫而生的事變。當時內政腐敗，國防空虛，帝國主義者夾攻中國，危急萬狀。憂時愛國之士，奔走呼號，企圖挽救。我適逢其會，生在此時，雖然地處鄉僻，但是吉凶休咎，也很難預卜。蓋國勢既如此阡危，而我自己的身世更加悽慘哩！

方我生後不到三月，尙未認識我父，而我父已棄我長逝了！我父原經商於暹羅（Si-am），自設縫衣業店於暹京盤谷（Bangkok），三五年內必回家一次，如是者已數次了。我生後不久，我父因商店不能久離，即復去暹京，經營業務，企圖逐什一之利，寄回家中，養活家人。不料這次的去，就永遠不再生還故鄉了！那時我尙在襁褓之中，雖然噩耗傳來，但除了自己因饑餓不適而哭泣外，當然不知道什麼哀慟；只有我母和哥哥姊姊等才要呼天搶地，痛哭不已！不過後來想起，我已變爲無父的孤兒了！

我父在外逝世後，幸賴我母還能在家撫養我，以至長成，這是不幸中之大幸。我母本是一個村婦，除了耕田管家和養育子女以及養雞、養豬、養牛外，知書識字是談不上的。不過在我們客家（Hakkas）鄉村中的禮俗尙好，雖然婦女們不識一個字，而對於子女的教養還大致不錯。——關於客家的源流、分佈、和社會文化等，有古直客人對及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可參考，我不在此多說。兼之我祖父健在，他是一個忠厚老實，怕生事端的老童生，曾經在鄉村中教過私塾多年，頗知一些教育子孫的道理，對我自不能不

盡心盡力來教育。同時我的長兄年紀已大，父親去世後，當然也要『以兄率弟』，實行『長兄當父』的責任，協同教育我了。所以我在幼弱時代的家庭教育，是從祖父、母親、長兄三方面合起來的。

我母生有二女三子，惟我獨幼，因此，她也最愛我這個『滿子』（鄉人叫最幼的兒子爲滿子）。祖父、長兄對我雖不免嚴厲，而我母却很慈祥，極少打罵。因爲我母是一個村婦，不善言辭，只知道愛護子女，而不曉得用什麼積極的方法來教育子女。記得幼時，我母作客，我是常常要求跟她同去，即不然，也要求她帶些『等路』（鄉人叫等在路得的食物爲等路）給我吃。我母愛我，無不允許我的要求。最有趣的，我母在家，不論早晚，我都一步不離的要跟着她——她在天沒亮起床燒飯，我也跟着她起床，坐在灶間裏，她必定先炒一碗油炒飯（隔夜飯）或油煖粥（隔夜粥，因我家日常三餐多數是吃粥）給我吃——這是鄉下人早上吃的牛奶餅乾；她在晚上最後洗澡，我也守在浴室外面，等她洗好，同去睡覺。鄉下人的房間是很少點燈的，我家也是不常點燈。但是我的

胆小，最怕黑暗房裏的響聲；有時老鼠一跑一跳，往往疑神疑鬼，嚇得不敢動，所以非跟着我母不可。記得直到十一歲，我還是我母同床睡覺哩。

我的胆子既小，加以祖父、長兄的管束，自然弄得更加怕了。祖父雖不常管束我，但有時打罵起來也是很厲害的。管束我最嚴厲的，便是我的長兄。我在家吃飯的時候，常和長兄同坐，使我兩手平放，端端正正，規規矩矩的坐在凳上，只管吃飯，不敢說話；有時菜吃完了，也不敢多向菜碗裏揀。要想和鄰居的小孩同遊同耍，狂呼直奔，當然是不可能的。故我雖自幼沒有嚴父，然而和嚴父一樣嚴厲的管束——不許和人家嘈罵、打架，却受了不少。後來讀西洋教育史，見福祿培爾（Froebel）的墓銘中鐫着：『來！吾曹盍與諸兒共遊戲乎！』（Kommt! lasst uns unsern Kindern leben!）之句，不覺心酸起來了！

我幼時既生長在這樣的環境，受了這樣的家庭教育，胆子小，不出衆，忸怩含羞，和女孩子一樣，自不消說。因此，我在幼時，有許多人都稱讚我爲很規矩，很有家教的